

儿子小时候只要在乡下呆上一个月,知识就比较丰富了。有一回,家里发现有个小动物在飞,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是什么玩意。坐在地上玩耍的儿子说他知道。大家惊奇地看他。他头也不抬,深沉地说“活货”,说的是崇明方言。

那个时候他大约二三岁吧,居然说出了个无比正确的答案,这都是我的母亲或我的外婆谆谆教导的功劳。我母亲我外婆哪里分得清飞蛾与蝴蝶,蜻蜓与豆娘的区别,只要是爬的,飞的,行走的细小动物,皆可用一个词来概括:活货,简洁明了。言传身教的作用真是无法估量。

这算是老式的说法。有一阵子,我们不敢把儿子放在乡下了,怕再放下去,他的说话口气、生活方式将要与我的母亲、我的外婆一样了。

现在想想,老式生活真是有老式生活的优美。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定得用方言。崇明方言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竟保存得那么纯正,可以说不掺一点杂质。老一辈人,一辈子没出过海岛,凡不说崇明方言的,一律被视为“客帮人”,凡崇明以外的地方,都称“外码头”。好像崇明人出门必须经过码头,崇明以外,必定“外码头”无疑。外婆活着的时候,我们看电视,她也陪在旁边看。问她看到了什么,她笑笑,说出来的意思往往大相径庭,但从

回庐杂记

□ 兑面

## 老式生活

影响她看得津津有味,还要切中要害地评论一句:“都是客帮人!”在崇明人看来,外码头的生活,一律是悲惨的,一说谁在“外码头”工作,脸上必须堆出同情的神色才算有了道德。因了这样的封闭,我的乡亲们过得自得其乐,说不上“不知有汉”,也总可以说“无论魏晋”。

老式的生活方式干净,几乎没有垃圾。哪里来垃圾呢?你想,酱油是散装的,去镇上买酱油,没有自备的瓶子便束手无策。人家送你一个瓶子,便高兴得忘乎所以。酒瓶,油瓶,莫不如此,哪里有空瓶成为垃圾呢!实在没有瓶子的人家,捡个农药瓶,冷水里泡三天,开水里冲三遍,就当油瓶酱油瓶用了。现在想想还后怕,中毒了怎么办?上街买菜——主要是买条鱼买块肉,蔬菜自己种着呢——拎个竹篮。塑料袋——我们那时候叫油纸袋的,还是个奢侈品,哪里轮到它满天飞舞!清晨起来宅前屋后打扫一遍,扫出的垃圾是燃料,麦秸秆、稻草,不折不扣地为烧菜煮饭“添砖加瓦”。草木灰进入羊棚,让白山羊去制造世

上最优秀的有机肥,家里种的西瓜、芦稞,一旦施上这些肥料,便甜得粘嘴。西瓜、芦稞成熟的季节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,不够吃了,去田里再摘一个,再斫一根,西瓜、芦稞们或许还在喘气,就已进入了人的嘴里,知道了吗什么叫新鲜。这也是老式生活。

那时候还没通自来水,洗涤用河水,饮用水则是井水,用一个竹桶将井里的水提起来,直接饮用,无色无味。无味是最好的味道,可以有太丰富的图像,是清冽,是甘甜,是繁重劳动后的一杯酒。要是真是酒的话,井水调制的“酸醋冷水”,应该属于“鸡尾酒”了。农忙时节正逢大热天,一个生产队,去镇上买一坛醋,四十来斤的大坛子,有条件的加糖,条件不够的放糖精,与新鲜的井水调匀。那是最好的饮料,现在想起来,依然津津有味。一坛醋吃完,一个农忙季节也过去了,只有农忙季节才有这样奢侈的享受。现在的可乐、雪碧如何相比?一坛醋吃完了,留下一只空坛,明年夏天再用。哪像现在,可乐、雪碧的空瓶满地都是。

诗韵悠悠

### 崇明,迎着绿岛的朝阳

□ 许鹏

昂首,迎着绿岛的朝阳  
闭着眼去呼吸田野的芬芳  
把思绪揉碎,在梦幻的海洋自在徜徉  
在绿树更绿时,在青草更青处  
让浓浓的乡愁,在眼前的绿洲里翱翔  
让蛰伏的双脚,在醉人的土地上坚强

放开思绪,打开胸怀  
让风儿从指尖轻柔地掠过  
把阳光灿烂的日子,安静地捧在手心  
细听那东滩青草沙沙的诉说  
遥想着江边绿荫里精灵们伸着懒腰  
忘却忧伤,收起彷徨  
在迷人的景致里回想  
在万鸟的齐飞里吟唱

躺在绿的世界里  
任凭江风拂去灵魂的尘埃  
卸去疲倦不堪的沉重重来  
尽情地呼吸,深情地凝望  
感受只属于海岛宽阔的胸怀  
在最近的现在  
在最近的将来  
枕着脚下的土地  
盖着温暖的云彩  
去迎接又一个梦醒的归来

迎着绿岛的朝阳  
呼吸你的呼吸  
体悟你的体悟  
即使遍体鳞伤  
也勇往不改

### 崇明四景

□ 于洪卫

千古沙洲寂寞冷,独卧江畔等风来。  
江流万代柔情远,大美崇明空悠悠。  
晴川历历东平树,芳草萋萋明珠湖。  
东滩日出西沙落,烟波江上鸟不忧。

### 崇明八绝

圣水源自唐古拉,精沙沉淀岁无涯。  
面朝东海吹洋气,生态崇明绿意浓。  
萍聚畅饮老白酒,佐酒醉爱白山羊。  
秋来菊黄老毛蟹,金瓜扁豆四季香!

(作者为新崇明人,即将远赴俄罗斯任职,临别感怀,赋诗二首。)



龚东昇 油画《雪芦》

特色崇明

## 大椿镇

□ 龚家政

在清代乾嘉年间已成为崇明岛上大型集镇的大椿镇,位于今竖新镇大椿村境内的湘见港东边、四号横河北侧,有东西向朝南街道,长400多米;还有在东西向街道东部有南北向朝东街道80多米。因当时镇区东边有一棵大椿树,故名“大椿镇”。

大椿镇由沈大有(商号)大家族创建,街面市房至四号横河有近20米宽的街道,便于商家堆放货物,由沈大有僱船装卸运输。沈家住在镇区中段的三进两院大宅,祖孙七代单传,解放前夕第七代孙叫沈葆侯。沈大有是崇明岛内外有名的大财主,在崇明、海门、启东、上海等地拥有土地四万亩,房屋千余间,股票千余股;在大椿镇长年雇用店员、账房、长工、丫头等200多人。大椿镇上大型商号除由沈家独资经营外,镇区东部以吴姓商家为多。

上世纪30年代,大椿镇相当繁荣,镇区有南货店、京货店、酒店、茶馆店、中药店、木行、粮行、鱼行、布庄等五十多家。除此之外,还有沈大有传统经营行业的崇明岛上最大典当,更有自沈葆侯曾祖沈龙辅起创办的养老院和育婴堂、上世纪初创办的小学、中学、现代化机械食用制油厂等……早上集贸兴旺,摊贩林立。

1937年抗战爆发,日军进驻沈大有大宅,沈家全家逃避上海,大椿镇街市萧条。1940年7月31日(农历六

月二十七日),即竖河镇大烧杀后第二天,大椿镇也被日寇烧杀,共计被烧毁房屋300多间,杀害平民18人。事后虽经大力重建,但商贸集市大不似前。

上世纪50年代,大椿镇先后设有供销社、粮站、信用社及理发、缝纫等各类商业服务门店,市面较为热闹,早集市兴旺。60年代末至70年代,粮站、信用社等相继东迁至新兴集镇大新镇,镇上只有供销社经营南货、百货,另有药店、收购部等方便群众,早集市场逐渐衰落。80年代,大新羊毛衫厂建在大椿镇沈大有宅址,有100多名职工,大椿镇一度生意好转。乡政府为方便职工上下班,将通往大椿镇的四号横河北侧泥路,拓宽改造为砂石路,并安装了路灯。90年代随着大新羊毛衫厂的关闭和大新镇的不断繁荣,镇区商家逐渐东迁,集镇日趋衰落,早集市由100多人减少至数十人。2004年,大椿镇上只有一家烟杂店和理发店,早集市停止。

大椿镇上沈大有旁系家属属于1907年创建尊时小学和1908年创建求是小学,都在镇区西部油厂东侧的乐寿堂。尊时小学后改为育才小学而迁至大椿镇东南一公里多的土地堂,这乐寿堂和土地堂就是今天竖新镇前竖公路西侧、四号横河南侧育才小学的创始地。乐寿堂内随即创建大椿小学。

1939年,由黄熙年在大椿镇镇区西部创建湘滨中学,师资力量雄厚,而在1940年日寇大烧杀中焚毁,湘滨中学遂迁至油厂废厂房,三年后停办。

大椿镇曾经既是崇明岛上的大镇,又是民国时期教育发展之地。如今都已成为历史……

直到现在,母亲仍然会把用过的马夹袋重新洗好,晾干,以备下次再用。用过的酱油瓶,洗好,收藏起来。一家人说她,这还有什么用啊!她笑而不答。多好的瓶子,她总感觉扔了可惜。好在乡下房子多,地方大,瓶子,纸盒子,堆了大半个屋子。收废品的来了,她卖掉都不甘心,多好的瓶子,多好的盒子啊。她这是在怀念过去老式的生活方式,尽量地拒绝新的生活方式的侵蚀。

如今新农村建设,每天早晨专门有人来收垃圾,一车车垃圾往指定地点送。母亲嘴上说新农村好啊,心里却犯愁,怎么有那么多垃圾,什么时候垃圾场也装不下了,怎么办啊?于是怀念早先,早先可不是这样的,再多的垃圾,到了年关,聚成一堆,一把小火烧了,烧了便干干净净。她一边感叹如今的好日子,一边怀念过去的老式生活。

父母亲住在乡下,过着他们半新不旧的生活,吃老式的饭菜,干老式的农活,有空调也很少开,不知哪年留下来的芭蕉扇,啪嗒,啪嗒,扇着新时代的凉风,日子过得悠然。我们在城里,打的算是什么生活呢?在父母眼里或许是新式的,儿女们说不定却要给我们一个善意的嘲笑了。新式老式,全在一眨眼的工夫。

想想,老式的生活多好,干净,简单,风清水洁。

情感方程式

## 我爹我娘

□ 何凤岩

我爹我娘,原本有姓有名,却在人前背后被直呼“撑船女人撑船郎”。

小时候,我爹我娘给子女开讲的“启蒙第一课”,开宗明义,语重心长:“航道是曲折的路,船是漂泊的家,港港汉汉才是歇脚的地方。”

令我好奇的,是我爹的撑篙号子,高一声,风帆裹满闹海的风,低一声,船头辟辟抛天的浪。

让我动情的,是我娘的摇橹曲子,唱一遍,浪花漫漫倾情和衷;唱两遍,潮韵悠悠着意回荡。

还记得,雨中穿越三夹水,爹的舵棒左推右扳,舵绳牵走累累路障;真难忘,雾里过往阴阳滩,娘的缆绳时紧时松,斜帆剪去重重险象。这般惊魂事,在爹娘的说笑里,不过是在舱面上转个身,打个滚那样平常又平常。

夕阳西斜,轻帆归港。船棚灯下,爹娘泪花诉说桩桩家常:

暑去寒来,孩子要添换衣裳;  
明年船要上坞修作,旧债未清,恐要添新帐……

想不到这一天,爹说走就走,没留一声告嘱;没料到那一夜,娘远去不回,也无一句心言。唯见那杆舵棒上的手印深深浅浅、重重迭迭、短短长长……让我啃读了一生的船家篇章。

一天,有位老船工给我遥指斜来直去的云帆,断言道:这就是你爹你娘活生生的形象:

细细看,风口把舵的正是我爹;  
慢慢辨,浪尖掌帆的真是我娘。

身站堤岸三叩首,多谢茫茫海疆  
夜夜赐我好梦一场——

人在下世,却与在世一样:我爹寒夜把舵直打颤,少不了我娘为他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红糖生姜汤;我娘热天忙在舱里舱外一身汗,我爹在她身后摇扇送清凉。

潮来汐去水长流,难忘我那撑船的爹,我那撑船的娘。



曾放篆刻作品《道法自然》

2016年12月14日

崇明方言字词

## 乌炮 污脚 恶扁 扇窝

□ 顾晓东

“坞”、“乌”同音。“坞”是说“船坞”、“船上坞”的“坞”。“乌”,本指黑、不明亮,如说“乌豆”、“乌坛”(‘坛’,音‘田’))、“乌黢”(‘黢’,音‘出’)夜茫茫”。利用“乌”的黑、不明亮的意思,崇明方言又用来讲愚笨、不聪明以及胡乱,如说“乌子”、“乌炮”、“乌小蟹”以及“乌嘴乌话”、“乌吃廿三天”、“乌”表示愚笨、不聪明,和通用语里以“昧”表示糊涂、不明白以及用“明”表示聪明完全对应。“乌”的胡乱义,自然和乌黑包括愚笨、不聪明相关。沪语里,其实也用“乌”说胡乱之类,比如说“瞎乌搞”、“乌搞百叶结”。但是,《上海话大词典》“瞎乌搞”作“瞎捣捣”、“乌搞百叶结”作“捣捣百叶结”,其中的“捣”音义都不合。《上海话大词典》里还有一个单音词“喽”,所注音同“乌”,意思为“小儿啼哭”,例举“勿要喽吵”。“勿要喽吵”,可能就是“勿要乌吵”,即指别乱吵乱闹,其中“乌”作状语修饰“吵”。“喽”,《集韵》平声戈韵乌禾切,《五篇》“小儿啼”,用作“勿要喽吵”连组词结构都使人觉得很别扭。

“污”,音“乌”。“污”,首先是“烂污泥”之类的“污”,延伸出去也就是“脚污勒烂泥里”一类的“污”。“烂污泥”的“污”,不是讲污秽而是指淤积,而正是由于淤积,“烂污泥”也就自然有了下陷即会得“污脚”、“污人”的性状。古文献里有不少把“污”用作下降、下陷的例子。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“文王污膺”中的“污膺”,就是说“下陷至胸”。“污”,又说“只污进,弗污出”,以及“潭潭(‘潭’,音‘田’)污”、“肚皮污子”等。“只污进,弗污出”,形容只愿意得到而不愿意给予。“肚皮污子”之类的“污”,实际上还是指下陷,但是功能已经基本转化为名词了。《正字通》:“污、污、汙、污同。本作污。”此外,《集韵》中“圯”也为“汪胡切”,“低洼地”。这表明,“污脚”的“污”,还有好几个异体字。《上海话大词典》里,类似崇明话说的“污脚”的“污”写成“泥”,释“陷入”,例举“当心鞋子勿要泥到烂泥里去”、“泥”,《广韵》去声过韵乌卧切“泥着物也”,音义均不合。

“恶”,有“垢”和“握”两种读音。“垢”音的“恶”,说“恶霸”、“恶蛆”(‘蛆’,音‘欺’)坑坝”、“恶急戔”(‘戔’,音‘支’)坑”等,指大便。“握”音的“恶”,说“恶口”、“恶招”、“恶赖”、“恶物(‘物’,音‘末’))”、“恶囊相”、“恶形恶状”、“恶极恶赖”、“恶虎老鹰”等。“恶”音“垢”,对应《广韵》去声暮韵乌路切;音“握”,对应《广韵》入声铎韵乌各切。

“窝”,《字汇》“乌禾切”,音“乌”,说“扇窝”、“夹勒扇窝里”等。“扇窝”,指翅膀。“夹勒扇窝里”,比喻不让子女独立经受锻炼而总呵护在自己身边。“垢”,音“户榧”的“户”,说“垢被窠”、“垢奶头”、“垢泥蟹”、“垢酥相”、“垢酥寒豆”等。同样“垢酥”两字,当单独说“天热特,你老布袄着勒身浪垢酥哦”时读同“乌苏”,而说“老布袄着勒身浪垢酥相来”时音“户(‘户’,音‘户榧’的‘户’,阴去调)苏”。阴去调的首字连读为阴平调,即“垢”在“垢酥”中连读为“乌”,是可能的。《上海话大词典》中,“乌苏天”注“潮湿而闷热的天气”,“乌苏”注“杂乱而脏,使人难受”,其中“乌苏”两个字的形状都值得推敲。“迁户口”、“户口薄”、“好户头”、“好老户子”的“户”,音“护”。“户榧”以及表示门口意义的“户口”、“户口门”、“前户口”、“后户口”、“望户口”的“户”,音“垢”。“护”,所说的“护肚潭(‘潭’,音‘田’))”、“护膀胱”、“护肚膀胱”,都可形容尿床把被子尿得很湿,好像身体都浸泡其中。“护奶头”,指小孩子在吃完奶开始睡着时还把乳头含在嘴里。这也启发了市场商品“奶嘴”的形成。